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李自成》第四十六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姚雪垠

[单位]

[摘要] 对商洛山中的农民军说，野人峪和马兰峪是它的东战场，而宋家寨方面是东战场的一翼。如今既然刘宗敏已经彻底消除了宋家寨的威胁，又以几百人的男女义军击败了从商州向西进犯的数千官军和乡勇，从而打破了郑崇俭和丁启睿的几路围攻扫荡商洛山的苦心筹划，大家的关心就转向南战场了。

[关键词]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对商洛山中的农民军说，野人峪和马兰峪是它的东战场，而宋家寨方面是东战场的一翼。如今既然刘宗敏已经彻底消除了宋家寨的威胁，又以几百人的男女义军击败了从商州向西进犯的数千官军和乡勇，从而打破了郑崇俭和丁启睿的几路围攻扫荡商洛山的苦心筹划，大家的关心就转向南战场了。李过昨天坐箢子来到清风垭，已经是中午时分。他问了问智亭山一带消息，知道那里情况依然混乱，似乎郝摇旗既未阵亡，也未被俘，仍在智亭山的附近同敌人厮杀。从智亭山到龙驹寨附近原有几个险要去处，共有几百义军驻守。现在听说这几个地方还有一个不曾被人攻破，其余的都失陷了；失陷以后，守军是否全部被杀或被俘，尚不知道。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清风垭以外已经发现了官军的斥候小队，看情形分明是想探清虚实，大举向北来犯。李过在清风垭吃了午饭，并不坐镇清风垭，等待官军来攻，而是把黑虎星的人留下一半防守山寨，把其余的一半和老营亲兵全都带上离开清风垭，向智亭山方向进发。当时大家都认为官军人多势盛，义军在清风垭只可凭险死守，不可贸然前进，但这个意见都不敢对李过说出。路上遇到官军的两股斥候队，都是远远望见义军就自动退走，并不抵抗。李过很想捉到一个敌人，问清楚智亭山的实际情况和官军人数，却总是不能捉到。进到离智亭山十里地方，遇到一个荒凉的小寨，李过叫部队停下休息，一面布置防御，一面准备埋锅造饭，在此过夜。另外派出小股游骑向智亭山方面侦察。这个破烂的小寨中原住有十几户人家，近来因害怕打仗，都逃光了；农民军因此地并不险要，且兵力不够分配，所以不曾派人驻守。现在大家都担心此地离清风垭远，过于逼近敌人，孤军深入，不宜宿营。李过分明看出来几个头领的疑惧心清，也不解释他选择此地扎营的用意，躺在门板上呼呼入睡。不过一顿饭时候，果然有一千多官军擂鼓呐喊而来。众头领见官军比义军多几倍，士气甚盛，不免心虚，赶快把李过叫醒，向他禀明，并问他是死守还是退避。李过略微睁开眼皮，含着睡意回答说：“让他们随便呐喊胡闹，不要管他们。敌人不到百步以内，不许叫醒我。”说毕，转个身，又呼呼入睡。官军相离一百步时，全体农民军已经准备同官军决死一战，小部分倚着颓圯的石头寨墙，拉满弓，准备射箭，大部分藏在寨门里边，准备突然打开寨门杀出。一个亲兵把李过叫醒，告他说敌人已经冲到寨边。李过从门板上坐起来，隔着箭眼一看，下令说：“沉着气，不要慌张。快挑出五十名会使长枪的弟兄准备好，等候命令；其余的全拿弓箭，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乱射。”官军已经进入百步以内，箭如飞蝗般地越过寨墙，射得树叶和树枝纷纷落下。敌人见寨中毫无动静，生怕中了埋伏，有片刻迟疑不前，只是擂鼓、呐喊、射箭。左右头领们急不可耐，频顾李过，希望他赶快下令向敌人还射，打开门杀出。但李过出人意外的冷静，对大家轻轻摇手。敌人又继续前进，转眼间离寨墙只剩五十步了。李过又一次向将士们作个手势，同时说道：“沉着气，不许动！”将士们紧张地屏息无声，隔着箭眼和门缝注视着敌人蜂拥来近，进到三十步内，又进二十步内，正在拉开临时布置的障碍物。有一个头领焦急地问李过是否动手，却见他又轻轻地把手一摇。等敌人拉开了堆在路上的大树枝子还没有来得及向寨墙上猛扑，李过猛地站起，同时把右手一挥，大声命令：“射！”刹那之间，官军有很多人在箭雨中纷纷倒地，有的回身逃命，队伍混乱。李过又大声命令：“停射！长枪杀出！擂鼓！”五十名长枪手突然杀出，使正在混乱中的敌人措手不及，登时被戳死一堆，在后边的一哄溃逃。官军将领想用力制止士兵溃退，但不可能，连他自己也被崩溃的人流推拥着向后奔跑。官军愈不能组织抵抗，愈容易被义军的长枪戳死戳伤；愈死伤惨重，愈要夺路逃命；势如山崩，互相践踏，有不少人被挤落悬崖，一片呼叫，到处抛下兵器，谁也不敢回头看看到底有多少义军在背后追赶。李过又派出三十名骑兵随在长枪队背后，遇机会就将官军射死一批。大约追赶有三四里，李过叫鸣锣收兵。随即骑兵掩护步兵，缓缓退回。沿途有许多受伤未死的官兵，不是被补了一枪，便是被补了一刀，只留下三名俘虏带回。李过审问了三个俘虏，知道高夫人

已经率领一支人马到了智亭山东南十里左右，前队在莲花峰山下扎寨。官军向高夫人进攻两次，都未得手。郝摇旗虽已挂彩，却仍旧率领残部忽东忽西，咬住敌人不放，敌人也把他没有办法。李过本来非常气郝摇旗，听了俘虏的口供，气稍微消了一点。他自己率领一支孤军深入此地，主要用意是牵制敌人，使他们不敢从背后进攻白羊店，其次是想拒敌人于清风垭的大门之外。他明白高夫人的用兵不但是想牵制官军不能进犯清风垭，威胁老营，也是想使敌人不能从背后进攻白羊店。这种用意，同他是不谋而合。现在他很想和高夫人沟通声气，但是崇山峻岭，深谷险峰，附近又无人烟，找不到一个老百姓作向导，想派人绕过智亭山通消息非常困难。时已黄昏，今晚暂时不作此想了。

他派出几个人骑马往北去，沿路每隔一二里处点几堆火，使智亭山的敌人站在高山一望，好像有很多义军前来增援，沿路埋锅做饭。为着怕俘虏夜间逃跑，泄露虚实，他吩咐将他们杀死，抛尸谷中。吃过晚饭，他知道大家很担心官军今晚来报复，把大小头领叫到面前，对他们说：“用兵好比用钱，钱多有钱多的用法，钱少有钱少的用法。咱们如今必须以少胜众，一个人顶十个人用。黄昏前官军来了一千多人，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只派五十名长枪手杀出寨去？”人们起初互相观望，后来有人回答说：“你看准了官军虽多，不是咱们的敌手。”李过笑一笑，说：“这里头有个道理。寨前边这条大路最宽处只能并骑行走，步兵并排儿只能走三四个人，一般窄处只能走两个人。不遇开阔地方或丘陵地带，兵多也无用处。敌人虽有一千多人，实际能够同咱们交上手的只有走在最前边的几个人，顶多几十个人。只要能把前边的少数敌人杀败，后边的大队人马就可以不战自溃。我不叫长枪手过早杀出，是不想让咱们的弟兄中箭伤亡，也不想使敌人看清楚咱们的人数。等他们来到二十步内，替咱们拉开树枝，突然乱箭射出，长枪手跟着杀出，敌人箭不能放，枪不及举，已经倒下一片，一定会乱了阵，仓皇奔溃。”黑虎星手下的一个大头目不觉赞叹说：“你李将爷不愧是闯王的嫡亲侄儿！”李过接着说：“我开始起义的头几年，只知道猛冲猛打，所以别人给我起一个绰号叫一只虎。后来吃了不少亏，打仗也学乖了，知道用计。这点本领，拿钱是买不来的，是拿无数鲜血买来的。”人们笑着说：“所以跟着你准打胜仗，不怕人少。”李过见大家明白用计就能够以少胜众，不再担心孤军深入，趁机把三百名将士分作三班，一班守寨，两班去轮流扰乱敌人并互相接应。他又对大家说：“去吧，弟兄们。你们越是大胆去扰乱敌人，他们越是摸不透咱们虚实，不敢前来劫营，也不能安生睡觉。先使龟孙们惊惊慌慌，疲惫不堪，明天咱们同夫人通了声气，两面夹攻，就会把他们赶跑。去吧，胆子放大，随机应变，多用几个心眼儿！”这一夜，高夫人也采取同样办法，派出小股人马轮流袭扰敌营。郝摇旗更是亲自带着手下人摸到一处敌人驻扎的树林中，杀死了十来个正在酣睡的敌人，等敌人包围上来时，他却从密林中退走了。直到天明，智亭山一带不断有喊杀声、战鼓声，也不断有火光出现，闹得官军和乡勇彻夜惊慌不安，不能休息。

太阳出来以后，李过命令全部人马休息，只派出少数人侦察敌人动静，又派一个弟兄回老营，询问老营和闯王情形并报告智亭山一带战况。他继续派人寻找一个能够作向导的老百姓，以便派人绕过智亭山去见高夫人。约莫巳时左右，这个人方才找到，带着他的一名老营亲兵出发。而这时，他得到消息，说在通往龙驹寨路上惟一坚守着的关口因义军死亡殆尽，在早晨被官军攻破。如今官军从智亭山到龙驹寨可以任意来往，不需要再走那一条十分艰险的荒僻小路。李过正在皱着眉头，忽然从清风垭飞马来报，说张薰奉闯王之命率领四五百骑兵从石门谷回来，已从清风垭奔往商洛镇去。又说已探得老营在四更时候将宋文富率领的一千多乡勇和官军全部消灭，总哨刘爷在天明以前就赶往野人峪去了。昨天刘宗敏装病的事，因为老营总管严令不许将消息传出，所以李过竟毫无所知。但是他既担心闯王去石门谷的风险，也担心老营空虚，万一有失。从昨天迄今，他在表面上十分冷静，实际上却常常心神不宁。现在听了报告，他忽地坐起，好像胸有成竹，对左右说：“咱们已经胜利啦。立刻拔营前进，到智亭山五里以内的地方扎营！”刚刚拔营前进，忽然从智亭山方面隐约地传来一阵战鼓声和喊杀声，夹着断续的炮火声。凡是较有经验的人都能够听出来，这是在大战，与夜间的战鼓声和喊杀声大不相同。李过在担架上翘起头来听一听，重新发出命令：“传！加速前进，同高夫人在智亭山下会师！”却说郑崇俭在昨天黎明督率大军向北进犯的时候，刘芳亮在白羊店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迎战，高夫人在白羊店寨中坐镇。到了早饭后，差不多同时，她得到了智亭山失守和刘芳亮受了重伤的坏消息；紧跟着，马世耀的一个亲兵飞马来报，说马世耀率领的一千多庄稼汉同官军在智亭山南边打了一仗，没有救出郝摇旗，反而损失了二三百人，请高夫人赶快派兵增援，以便将敌人赶走。马世耀还叫派来的亲兵悄悄告诉高夫人：石门谷的杆子已经哗变，李友正在被围攻，闯王派去的中军吴汝义左右被杀，他本人也被扣押，性命难保。不幸的消息一时间纷至沓来，高桂英纵然平日遇事镇静，也禁不住脸色一变，出了一身热汗，感到这局面难以应付。特别是在智亭山和石门谷的消息太可怕了。这两处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之坏，差不多使义军固守商洛山的部署全盘打乱，首尾不能相救。她明白，从白羊店到智亭山一向不曾设防，也没有一支义军驻扎。如今侥幸有马世耀率领的一起义勇营在智亭山附近堵挡官军，如不赶快想办法，一旦官军在智亭山站稳脚步，集中力量将马世耀杀败，官军一定会从背后进攻白羊店。还有，石门谷的杆子已经哗变，说不定会勾通官军。自成仍然在老营坐镇么？万一自成离开老营，智亭山的官军分一支往北去攻陷清风垭，老营岂不万分危险？这一切想法全是刹那之间在她脑海中打个回旋。她一面想主意一面走近玉花

从一亲兵手中接过来鞭子和缰绳，打算上马。但是，刘芳亮受了重伤，郑崇俭正在凶猛进攻，她应先去救哪一头呢？经过片刻迟疑，她吩咐一位小将立刻率领二百骑兵驰援马世耀，并命令马世耀凭险死守，等待她下午亲自前去。她又派王老道找一向导，设法绕过智亭山去老营向闯王禀报军情，然后同男女亲兵上马，率领五百援军出白羊店往南奔去。刘芳亮率领一千五百将士在白羊店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设下埋伏，迎击官军。官军虽然前队中伏，损失很大，但后边的部队源源赶到，向农民军猛烈进攻。刘芳亮正在督战，打算狠狠给官军严重杀伤，再按照预定计策缓缓后退。不料几个官军躲在几棵松树后向他连放火铳，登时打死了他的战马，并使他身受重伤。他的左右亲兵拼命杀退敌人，把他抢回。官军见义军没有主将，趁机猛攻，杀败义军，一气追赶五里。沿途义军死伤枕藉，有许多被官军俘去。幸有一支义军及时赶到，出乎官军不意，从树林中冲杀出来，杀退了前边的官军，夺回来大部分被俘的义军，也活捉了不少官军。官军经此挫折，差不多将近一个时辰不敢再贸然前进。等他们探清楚义军的人数不多，并无别的埋伏，才敢继续追赶。这时义军已经退到离白羊店十多里的险要地方，严阵以待。这地方是保卫白羊店的头道门户，义军在这里筑有寨栅，居高临下，可以用滚木礮石阻击敌人。这里惟一的弱点是有一边的山势不够险峻，敌人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攀援草木，绕攻侧翼。来到这里以后，刘芳亮已经从昏迷中醒来，炮火打伤了他的肋部和腿部，特别是一条大腿血肉模糊。到了这里，亲兵们虽然替他敷了金创急救神效散，又侍候他用温开水服下去七颗止血解毒镇痛丸，血不再流了，但疼痛并未止住。他竭力不呼痛，甚至也不呻吟，可是人们见他呼吸短促，又见他蜡黄的脸上不断地冒出来豆大的汗珠，便知道他在忍受着多大的痛苦。白羊店有尚神仙的一个姓丁的徒弟，军中都称他丁先儿。大家要赶快把他抬回白羊店医治，免得耽误久了会无法救活。听见大家在小声商议，他深怕自己一离开，这头道门户就会跟着失守，于是慢慢地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我就躺在这里，不要抬我走。快去禀报高夫人，把医生接到这里。”闭起眼睛停了片刻，他听见远远而来的战鼓声和号角声，知道官军又要进攻，重新睁开眼睛，看看环立身边的大小头目，说道：“赶快派五十名射手埋伏在右边山坡上。你们都离开我，准备迎敌！”说毕，一阵剧痛，使他又昏迷过去。高夫人率领援兵来到时，官军的第一次进攻已被打退。医生先她一刻骑马赶到，看见刘芳亮失血过多，生命垂危，赶快煎了半碗独参汤加苏木、红花，给他灌了下去，以挽回他的生命，同时将他的创伤重新洗净，敷以止血的如意金刀散，然后将伤处用白布重新紧紧包扎。但是刘芳亮受伤太重，灌下独参汤以后虽有转机，仍然昏昏迷迷，情况十分不妙。高夫人站在他的身边看了看，叫了两声：“明远！明远！”刘芳亮没有做声，好像在梦中似的喃喃说：“守住这道门户，莫退，莫退。……”只见他的嘴唇还在动，似乎在继续丁宁什么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清楚。高夫人把医生叫到附近一棵枫树下边，小声问道：“你看，明远还有救么？”年轻的医生回答说：“不瞒夫人说，要是我师傅不及时赶来，凭我这个本领，看来是凶多吉少。”高夫人心头一凉，鼻子一酸，半天说不出话来。年轻的医生又说：“夫人，我说出一句实话，请你不要见怪。明远将军的肋巴被打伤一大片，露着肋骨，半条大腿的肉都给打烂了，打飞了。伤太重，流血太多，如今除非神仙才能救活他的命。纵然我师傅及时赶来，未必能起死回生。何况，何况智亭山给官军占去，我师傅如何能及时赶来？我看，不如把明远将军赶快抬回白羊店，一面设法医治，一面替他准备后事。”“你看他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要是照料得好，不再流血，伤口不化脓，顶多可以支持三天。要是不然的话，连三天也支持不到。”“好，我马上派人送他回白羊店。丁先儿，三天以内他死了我惟你是问，三天以后他死了与你无干。”想着刘芳亮十几岁就跟随闯王起义，高夫人禁不住簌簌地滚落热泪。她正要命人将芳亮送走，忽然官军又开始呐喊进攻。她立刻擦去眼泪，走上寨墙，隔着墙垛向外张望，见敌人正在蜂拥呐喊而来，不过只有五六百人，分明仍然是想要试探虚实。她命令将士们不要擂鼓，不要呐喊，等待敌人来近。当敌人爬上半坡，离寨墙二十步左右时，高夫人一声令下，登时弓、弩乱射，滚木、礮石齐下，战鼓声和呐喊声震天动地。官军死伤甚众，仓皇后退。高夫人又一声令下，大约二百名精壮的汉子开门冲出，把官军追杀了一里多路，鸣锣收兵。刘芳亮被战鼓声和喊杀声惊醒，睁开眼睛问道：“杀退了么？杀退了么？”高夫人已经回到他的跟前，回答说：“把官军杀得大败，暂时不敢再来进犯了。明远，咱们安心回白羊店吧，这里没有事了。”刘芳亮到这时才真正清醒，定睛向高夫人看看，伤口又疼痛得使他忍受不住。他没有呻吟，只是皱着眉头，鬓角上滚下汗珠。沉默片刻，他轻轻地叹口气说：“嫂子，我挂彩太早啦，便宜了郑崇俭。”高夫人立刻命人们将芳亮送走，随即挑五百精兵留下，其余的大队人马全回白羊店。她对留下的小将李弥昌说：“据我看，白天官军不一定进犯，说不定夜间会来。这右边的山坡要多加小心。倘若今晚官军不来，明早必然大股来犯，说不定郑崇俭会亲自督战。你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赶快退到第二个关口。那里地势险要，另有人马接应，千万不能再退。”“请夫人放心，就是这头道关口我也不想扔给官军。”“好，你斟酌办。倘能以少胜众，在这里能坚守两天，就算你立了大功。”高夫人回到白羊店，没有多停，率领五百骑兵奔往智亭山南边的莲花峰下，到了马世耀扼守的险要地方。从智亭山通往白羊店的大小路都被马世耀用树木塞断，派人把守。官军正忙于打通往龙驹寨的路，又因郝摇旗出没无定，使他们暂时不能全力向世耀进攻。她向马世耀问明了郝摇旗和官军情况，就派出几股义军向官军和乡勇袭击，但并不与敌人硬拼。经过几次骑兵和步兵的袭击，她看出了敌人的破绽是官兵与乡勇各不相顾，不同团练的乡勇遇紧急时

也互相观望，常不能同心协力，所以官兵和乡勇虽有数千之众，并不可怕。她决计先使官军不敢向北去进犯清风垭，逼近老营，然后想办法把敌人杀败，夺回智亭山。她明白，夺回智亭山，事不宜迟。但是官军人多，倘得闯王派人前来，南北夹攻，方有十分把握。她不知道石门谷的杆子哗变之后闯王如何应付，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从目前情况看，她断定闯王未必能分兵前来。想来想去，如今只有从她这边赶快向敌进攻，夺回智亭山，方可挽救当前的危急局面，也才能及时请尚炯来救活刘芳亮。然而环顾左右，她手下的人马不多，而大将没有一个，小将中也只有马世耀一个较为得力，这使她不禁暗暗心酸。已经黄昏了。她知道从清风垭有一支义军出来，在北边什么地方同智亭山的官军交战，得了小胜，这使她心中一喜。这是谁带兵前来？尽管她明白来的人马绝不会多，但这股人马却给她夺回智亭山很大帮助。在淡淡的暮霭中她立马营门外不远的小山头上，对敌阵瞭望很久，特别是想从那些散布在许多地方的野灶炊烟判断出敌人的宿营情况。正在观望，刘芳亮的亲兵头目来到面前，翻身下马，神色凄楚，向她说道：“大夫派我来启禀夫人：刘将爷的情形不好，怕支持不了三天。有一种药老营还有一点，请夫人想办法派人取来。”高夫人转望马世耀：“如今有办法派人去老营取药么？”“不行，夫人。上午敌人初到，情况混乱，所以王老道由一名向导带路，绕道过去，听说路上也遇到少数敌人，几乎冲不过去。如今敌人把大小路径都截断，冲不过去了。”高夫人想了一下，用十分坚定的口气对来人说道：“你回去告诉大夫：请他悉心救治，倘若不能保你们将爷支持三天，至少得保他支持到后天早晨！他是外科医生，倘若这一点办不到，小心我剁掉他的双手！”刘芳亮的亲兵头目含着眼泪，上马走了。高夫人继续瞭望敌营，不时用鞭子指点着询问马世耀。等到暮霭沉沉，看不清路径时，她才策马回营，对马世耀说：“赶快传令吃饭，吃罢饭，将校们和义勇首领齐来听令！”高夫人并没有把目前商洛山中的危险局势向大家隐瞒。她知道大家对石门谷杆子的哗变和宋家寨的勾通官军都已经有所风闻，心中惊慌，窃窃私议，所以索性对大家谈个明白，然后说出来占领智亭山的官军和乡勇的一些弱点，杀败敌人不难。她说，只要杀败敌人，夺回智亭山，白羊店和清风垭的义军就可以抽出人马去保护老营，闯王也不难腾出手去平定杆子哗变。她又说，倘若智亭山在明天夺不回来，一旦敌人站稳脚步，又从龙驹寨调到援军，再想夺回来就较困难。智亭山夺不回来，白羊店同老营首尾不能相救，商洛山就会全部失陷，义军会被分割包围在几下里，被杀得七零八落，而老百姓也跟着遭受浩劫，处处家破人亡。她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觉得只有在智亭山下同敌人决一死战，杀败敌人，才能够使局势转危为安，才能避免商洛山遭到血洗。这天晚上，高夫人叫人写了几封简单的书信，射入乡勇驻扎的几个营盘。信中说明义军的宗旨是剿兵安民，只剿官军，不愿与乡勇为敌，劝乡勇安心睡觉，明日回家，两不相犯；倘若乡勇敢助官军为虐，向义军寻衅，休怪义军不再留情。到了二更以后，她派出几小股人马轮番向官军袭扰，同李过和郝摇旗的活动不谋而合，闹得官军彻夜戒备，不断迎战，不断搜山，不得休息。有两次，高夫人派出的小股部队从乡勇的营盘附近通过，乡勇一则害怕中伏，二则知道义军并非来进攻乡勇，佯装毫无觉察。一直到天色微明，高夫人才命令担任夜袭的义军回营休息。夜间，官军打通了由智亭山通往龙驹寨的大道，所以从天亮起就有军粮源源不断地从龙驹寨向西运送，并有几百名从河南调来的客军①增援。高夫人明白，通往龙驹寨大道上最后一座关口的失陷，给官军增加了许多便利，使义军夺回智亭山增加了困难，但是她的决心不变。这时在她手下的有两次从白羊店抽调来的精锐义军共七百人，另外就是马世耀和牛万才率领的义勇百姓，经过昨天一场厮杀，如今剩下的不足八百人。孙老么已经阵亡，牛万才负了轻伤。刚才得到禀报，郑崇俭已经在拂晓时亲自督率大队人马向白羊店的第一门户猛攻，战况十分激烈。是否可以为了争夺智亭山过多地调动白羊店守军的兵力呢？一步棋走错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失算。她在一棵大松树下的踌躇难决，把细草和落地的干松针踏得沙沙响。在焦灼中她仰视蓝天，万里无云，惟见一只老鹰在高空盘旋。①客军一一从外省调来的军队称做客军。“张材，什么时候了？”她向亲兵头目问。“如今天明得早，大约刚交辰时不久。”“世耀，今天我身边只有你是得力战将。这里的全部人马和义勇百姓交你指挥。立刻让大家饱餐一顿，悄悄站队，准备厮杀。我现在亲去白羊店看一看，马上返回。等我回来，立即出战。倘若在我回来前官军进攻，你只可坚守营栅，派出小队人马与敌人周旋。”说毕，她走近玉花骢，腾身跃上。看见亲兵们纷纷上马，她又说：“张材，你只带四名亲兵随我一道。慧梅，你同男女亲兵留下，对将士们只说我出去察看战场，马上就回。”马世耀说：“夫人，你一夜未眠，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别管我，等杀败了敌人吃饭不迟！”从扎营地方到白羊店有十几里路，虽系山路，但几个月来经过义军整治，可以并骑奔驰。高夫人只恨不能一步赶到，连连加鞭。玉花骢仿佛深知主人的焦急心情，四蹄腾空飞驰。这时红日渐高，从山腰中蒸腾起团团白云，有的冉冉上升，有的被晨风吹送着缓缓流动。五花骢和后边紧紧相随的五匹骏马有时冲入白云，完全消失踪影，但闻空山中蹄声很急，有时马还在云雾中，但马头和马上的人影已经不很分明地出现，突然鞭梢一挥，只见一点红缨在阳光下一闪而落。到了白羊店，高夫人问明了战况，知道官军第一次进攻已被杀退，在第一道关口前遗弃了许多尸首。此刻双方都在吃早饭，大概不久就重新厮杀。她根据今晨的战况，把最坏的变化都想了想，然后把辛思忠叫到面前，命令他代替刘芳亮指挥白羊店的全部人马，对他说道：“贤弟，我把这副重担暂且交给你，不许有一点差池！看来

士，不用担心，我现在去夺回智亭山，下午就率领人马赶回。”辛思忠立刻点齐五百精锐骑兵，交给高夫人。当送高夫人上马时，他悄悄说道：“夫人，如今白羊店也很空虚，你下午务必回来！”高夫人挥鞭使五百骑兵出发，然后对他说：“我下午一定赶回！”

回到莲花峰下的扎营地方，已交巳时。高夫人让新来的人马稍作休息，将一部分骑兵改作步兵，立刻下令打开栅门，步骑同时杀出，而以长枪步兵为主，骑兵分在两翼，留下一部分骑兵暂时不动。这里有大片浅山丘陵，骑兵也能够发挥威力。他们撇开乡勇营盘，向官军的营盘呐喊前进。官军也早有准备，由主将亲自督战，列阵相迎，在一座小山脚下展开激战。官军依仗人多，又有火器，开始时向义军反扑，非常凶猛。后来因李过和郝摇旗也向官军进攻，使官军不得不分兵应付，对高夫人这方面改取守势，却督促乡勇抄袭义军营栅。不防义军埋伏的一支骑兵冲出，乡勇乌合之众被杀得大败逃回。这支骑兵将乡勇赶杀一阵，就加入对官军的猛攻。高夫人骑在马上督战，在杀声震天和矢石如雨中和将士们一同前进。由商洛山中穷苦百姓组成的义勇队，一为保家，二为平日恨透官府、官军、土豪大户和土豪大户手下的乡勇，一天来杀得十分卖力。现在见高夫人亲自督战，越发奋勇向前，勇猛异常。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好的猎手，惯会使叉射箭，近则叉挑，远则箭穿，又惯于走山路，在战场上大逞威风。官军主将原来只把李自成的义军看作劲敌，这时才明白了这些老百姓难以对付。义军借着义勇百姓的坚强支援，骑兵首先从左右冲破敌阵，经过短促混战，把敌人赶过一个山坡，逃进营盘，凭着寨栅对抗。别处官军见主将的营盘被攻，从两翼前来增援。进攻的义军步兵和百姓使用枪、叉、锄、刀、白木大棍，骑兵使用刀、剑，没有火器，都不适宜攻寨。官军在寨栅内有不少火器，连放铳炮，火光闪闪，硝烟滚滚。攻寨的步兵和百姓前排纷纷倒下，被迫后退。官军趁机杀出，同时两路增援的官军赶到，双方重新展开混战。高夫人看见百姓们虽然十分勇敢，但是没有经验，生怕影响全局，所以她不顾危险，冲到前边督战。一个敌将率领二十几个人突然冲到她的面前，举刀就砍。慧梅眼疾手快，未等刀落下来，一剑将敌将刺倒。几乎同时，三支长枪从不同方向向她刺来。她用剑格开了迎面刺来的长枪，同时，在马上将身子一闪，从右边来的一支枪刺了个空，从左边来的一支枪刺伤了她的左臂。她转身一剑将左边这个拿长枪的官兵杀死。慧珠差不多在同一瞬间，也杀死了一个扑近高夫人身边的敌兵。其余的官军被别的男女亲兵杀得不死即伤，只有少数逃散。马世耀知道敌人已经认出高夫人，策马奔来，对她说：“这里太危险，你赶快后退！”高夫人回答说：“今天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后退一步就完。世耀，这儿地势较平，你赶快率领骑兵向敌人猛冲！”“是，夫人。你小心。我去了。”高夫人又对慧梅说：“慧梅，你挂彩了，下去！”慧梅策马奔出战场。片刻之后，她已经撕破衣服将左臂缠好，重新挥剑跃马而来，保护高夫人前进。敌人看见高夫人亲自督战，派几名射手躲在附近的几棵大树后向高夫人射箭。因为高夫人的战马不住走动，那些射手总是得不到适当机会；倘若不能一箭射中，他们也不肯轻易暴露形迹。后来，高夫人随着人马前进，离那几棵大树只有六七十步。几个敌人同时举弓瞄准，突然向她射箭。慧梅听见弓弦响，一支箭已到高夫人面前，她用剑一格，那箭铿然落在马旁。就在这刹那间，她发现几个敌人的射手正向桂英发箭，大叫一声：“夫人躲箭！”同时她将自己的战马一横，用自己的身子遮蔽桂英。高夫人同左右亲兵听见她的叫声都将身子向马上一伏，躲过了一阵飞箭。慧梅的右边大腿中箭，翻身落马，身子冲着高夫人的玉花骢，使玉花骢猛然向后一跳。又一支箭恰在这时从高夫人的脸前飞过。马世耀率领一队骑兵站在附近，也发现了这些射手。他大喝一声，跃马冲到，连砍死三个人，还有两个人抛下弓箭向荒草中没命逃去。高夫人吩咐左右赶快把慧梅抬回营盘，敷药包扎，原以为是一般箭伤，没有特别重视；况当时战事正在激烈进行，胜败决于顷刻，她也不可能对慧梅的箭伤格外注意。她一面吩咐人救走慧梅，一面策马奔到马世耀立马督战的地方，匆匆问道：“骑兵准备好了么？”“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冲进敌阵么？”“我本来想直向敌人的主将冲去，将他杀死，将他的大旗夺回来，敌人定会溃败。可是，你看，不知为什么敌人的主将已经退回寨内，这里只是一部分官军在拼死抵抗，大部分官军都在寨中站队，收拾东西，十分匆忙，似有撤退模样。他们还没有真正战败，为什么要急急撤退？”马世耀所站的地方是在一个山坡上，地势较高，所以刚才高夫人望不到的情形站在这里都可以清楚望见。她向各处一望，见各营盘的敌人果然在准备撤退，而乡勇的队伍已经仓皇地撤出栅寨。高夫人正在疑惑不解，忽听一阵喇叭声从官军的大营传出，于是大营的人马整队而出，各营随着出动，另有一队官军用弓、弩、火器掩护着同义军对峙厮杀的队伍脱离战场，跟着撤退。马世耀向高夫人问道：“狗日的确是逃了，赶快追吧？”高夫人回答说：“别急。官军的队伍马上就乱，等他们的队伍一乱，咱们再追杀过去。”果然，各股官军一离营盘，都怕义军追赶，互相争夺道路，乡勇也同官军争路，秩序大乱。高夫人回顾马世耀，轻声说道：“追吧。”马世耀把宝剑一举，大声说：“传令！马步军一齐追杀，不要让一个敌人逃脱！”突然鼓声大作，喊杀声起，义军步骑兵争先恐后地向敌人追杀过去。通往龙驹寨的正路只有一条，宽处只能并骑，窄处只可单行；官军来袭占智亭山时所走的路本来不是什么路，要攀越悬崖绝壁，所以连一匹骡子也不能过来（官军中现在有少数骡马，一部分是夺取义军的，一部分是今天清早从龙驹寨送来的。）现在他们还是从这两条路上逃走，见义军追杀，更加争夺道路，有的互相推坠路旁山谷，有的甚至互相砍杀，更不用说互相拥挤和践踏了。军器、骡马、兵仗、盔甲，

遗弃满地，彩号全部抛掉，这样他们还怕逃不脱性命，有很多人离开了路，攀援藤萝往山上逃去，或是滚下山谷，企图从谷中逃命。成群的官军和乡勇一见义军追到，也不管来的义军是多么少，一齐跪下磕头求饶，任凭义军斩杀也不敢拿起武器抵抗。往往一两个义军押着一大群俘虏送回营盘，竟没有人敢中途逃跑。

高夫人正勒马高坡，看着义军追杀敌人，忽见远远的有一小队义军，只有几十个人，骑着马，突入敌人中间，一路砍杀，从混乱的敌人中间冲开一条血路，直向龙驹寨方面而去。高夫人认出来那为首的大汉是郝摇旗，赶快派人去追他回来，却没追上。“难道摇旗要逃往河南么？”她心中正在疑问，一个人骑着淌汗的战马奔到面前，说道：“禀夫人，李弥昌将爷挂了重彩，我军撤退到第二道关口。辛思忠将爷在第二道关口督战，也受重伤。如今官军正对第二道关口猛攻，我军死亡惨重，坚等待援，请夫人快发救兵！”

高夫人的心中一惊，立即镇静地回答说：“知道了。你立刻回去，说我军在智亭山大获全胜，救兵马上赶到。”

来人答一声“是”！拨马加鞭而去。高夫人望着天空，才知道太阳已经偏西了。她望见马世耀正在追杀溃散的敌人，赶快派亲兵把他叫来，命他立刻集合八百骑兵同她回救白羊店，其余的义军和百姓义勇一部分继续追杀敌人，一部分清扫战场，收拾敌人遗弃的粮食、军器、骡马、帐篷、各种物资，并搜杀逃散在这附近山中的敌人，免留后患。她刚吩咐毕，又一个弟兄骑马奔来，向她禀报说慧梅伤势很重，恐怕性命难保。她的脸色一寒，问道：“大腿上中了一箭，怎么会马上就死？”

“回夫人，她中的是一支毒箭，毒性极烈。我们这里无药可治，看情形活不到今天夜间。”

她不禁脱口而出：“嘿嘿，我的天呐！”她随即转向马世耀，说：“什么人追敌，什么人搜山，什么人收拾军需，你快去安排，然后率领八百名骑兵出发，越快越好。我要耽搁一下，随后赶去。”

她本来想嘱咐马世耀到了白羊店问问丁先儿，倘有解毒办法，请他自己飞马前来，或派人把药送来。但是她又怕战事紧急之际，马世耀会一时忽忘，就把这件事交代较大的女兵慧琼，命她立刻到白羊店去。

因慧梅性命垂危，高夫人心如刀搅，吩咐一毕，策马向义军营盘奔去。离开栅寨还有半里远，忽听北边一阵欢呼夹杂着唿哨之声。她勒马回头，却被浅山、林莽隔断，望不见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将士们如此快活。一个亲兵驰上高处一望，对她大声禀报说：“禀夫人，有一支人马从北边山口杀出，同咱们会师了。”

高夫人这时还不晓得闯王已去石门谷，心中说道：“难道是他亲自来了么？”于是她对张材说：“你快去看看，告诉来的将领，我在这里等他。”

她到了栅寨外边下马，负责照料慧梅的女兵慧珠正在栅门外边迎她，哽咽说：“夫人，请你快去，我慧梅姐刚才醒来，知道她自己活不成了，说是想见你一面，不住地问你来了没有。”

“她在哪里？”

“在那棵大松树下边躺着。”

高夫人一边向松树走去，一边忍着泪说：“慧梅，我来了。”

这儿，既没有帐篷，也没有床。人们在松树下铺了厚厚的荒草和落的松针，把慧梅放在上边。高夫人叫男人们站到别处，让女亲兵把慧梅围起来，然后亲手轻轻地解开慧梅的裤带，看见右边整条大腿，向上将至小腹，已经变得乌紫，并且发肿。凡是毒气尚未侵入的地方依然皮肤嫩白，而毒气与好的皮肉接近的地方则呈现淡紫或淡红色。高夫人知道这毒气还在迅速扩大，不禁心头发凉。她按着乌紫地方，问慧梅有什么感觉。慧梅说只是麻木，内里有点像火烧一般。她身上带有最好的金创药，尽管这种药不能治毒箭，但是希望它能够万一收到一点意外奇迹延长慧梅的生命。她亲自照料她用温开水服下一包，又亲自替她把全部乌紫的地方涂抹一遍。然后，她一面替她结好裤带，一面对她说：“你不要害怕。如今往老营这条路已经畅通，我马上派人去请老神仙。等他一到，这毒就容易解了。”

慧梅是随着高夫人在战争生活中成长的姑娘，打起仗来十分勇敢，对死亡已经看惯，并不害怕。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骨肉之亲，没有别的值得留恋，只有高夫人是她的恩人和亲人。她知道尚神仙未必能及时赶来，这种烈性毒药正在向她的内脏侵入，不久她就要死去。此刻她心中最觉得难过的是，从此以后，她再不能够跟在高夫人的身边，遇到紧急时自己跃马挥剑，舍身保护她了；另外，慧英姐不在此地，永远不能同这位情同骨肉的女伴再见一面了。望着高夫人，她一句话说不出来，泪珠在眼中滚动。高夫人替她把身上的衣服盖好，转过身来呼唤一个男亲兵，吩咐说：“你立刻骑一匹快马去看看老神仙是否随着前来会师的将爷来到，倘若他没来，你就尽快奔往老营，把慧梅和刘明远的受伤情形对老神仙说明，务请他在今夜三更以前赶到，千万不可迟误！”

望着这个亲兵换乘一匹备用的骏马，扬鞭飞驰而去，高夫人离开慧梅，望着栅门走去，急于想知道前来会师的将领是闯王不是。按照平日经验想，老神仙也许今日又随着自成亲临战场。要是他这时赶到，该有多好！

忽然，张材骑马从半里外的小山包下转出，背后跟随着一副箠子，箠子后只跟着几名亲兵。高夫人看出来是侄儿李过，心中一则以喜，一则怅惘，不由得喃喃自语：“尚神仙并没有来！”李过来到近处，相离还有五六丈远，笑着说：“二婶，你这两天辛苦啦。”

高夫人一面向前迎去，一面说：“补之，你大病未愈，你二爹怎么叫你带兵上阵？”

“不是谁叫我上阵，是我自己要来。”李过下了箠子，拄着宝剑站起来接着说：“老营中只剩下总哨刘爷一个人，我不来怎么行？”

“你二爹到哪里去了？”

“石门谷杆子哗变，正在围攻李友，扣留吴汝义，杀死吴汝义身边亲兵。我二爹看没有别的办法，前日夜间亲自往石门谷了。”

高夫人猛一惊，赶快问：“叛乱可平息了么？”

“还没有得到确实消息，只知小鼍子昨夜奉我二爹之命从石门谷率领数百骑兵赶回，天明以后从清风垭往东去，奔袭商洛镇和龙驹寨，扰乱官军之后。想来石门谷的乱子大概不要紧

高夫人恍然说：“啊，怪道这里的官军尚未战败就仓皇溃退！”她微微一笑，立刻又问：“老神仙现在何处？”“他跟着闯王去石门谷了。”“怎么，他也去石门谷了？”李过见高夫人的脸色沉重，忙问：“二婶，听说明远受了重伤，很危险么？”高夫人没有马上回答，转向她的亲兵头目说：“张材，我刚才已经派人去请老神仙，你现在跟着去，不必进老营山寨，抄近路奔往石门谷，见了老神仙，请他立刻赶来。唉，快去吧，不管来得及来不及，咱们只好尽人事以听天命！”她对张材一挥手，回头来对侄儿说：“据大夫说，明远只能支持到明天，再迟一步，纵然老神仙赶到，怕也救不活了。这里，慧梅为救护我先中一枪，后中毒箭。这是少见的烈性毒箭，看样子这姑娘熬不过今天夜间。怎么好呢？唉，我的心难过了。这里离石门谷有一百四五十里山路，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请二婶不要太难过了……”“补之，你的身子能支撑得了？”“我能支撑，只是两腿无力，不能骑马。有什么事，请二婶赶快吩咐。”“这样吧，补之，你赶快坐轿子往白羊店去。那里没有大将，辛思忠和李弥昌都挂了彩，官军攻得很猛，第一道关已经失去，第二道关的情况也很紧急。本来我要亲自回白羊店坐镇，如今既然你来了，就请你辛苦一趟吧。我很疲倦，心中又乱，这里敌人才退，往龙驹寨的几道关口没有派人把守，样样事毫无头绪，我今天就留在这里主持。你带来多少人？”“我带了三百人来，只伤亡了二十儿人。”“快点带着他们去白羊店。刚才我已命马世耀率领八百人去了。这里离龙驹寨不很远，我马上再派人去调张鼐回来，也交你指挥，大约他在黄昏后也可以赶到白羊店。”“好，我此刻就去。”李过上了轿子，忽然问道：“怎么不见摇旗？”“他……当敌人溃逃时候，我看见他率领几十个人在乱军中闯开一条血路往东奔去，不知何意。我派人追赶，没有追上。”“这就越发该死！他准是害怕闯王治罪，趁着混乱之际，逃往河南去了。”高夫人叹气说：“但愿他还不至于混账到这种地步。”打发李过走后，高桂英又派人往龙驹寨附近去寻找张鼐，然后走进栅寨。她从昨夜到现在尚未吃东西，这时感到很饿。但是当亲兵们拿来杂面窝窝和一碗开水，她刚吃了几口，听女兵们说慧梅身上的毒气往上去已到了肚脐下边，往下去已到小腿，她登时不再吃了。慧梅已经昏迷不醒。她走到慧梅身边，揭起慧梅的衣服向肚脐下边望望。她身边原来有十来个像慧梅这样的好姑娘，经过去年一年的苦战，只剩下慧梅和慧英二人，其余的姑娘全是几月前在崤函山中参加的，遇到紧急之际很难得济，而如今慧梅又要死了。她心中痛楚，含着眼泪，从慧梅的身边离开，茫无目的地在栅中走着。后来她猛然想起来还有许多要紧的事等她处理，便跳上玉花骢，奔出栅寨。高夫人对防守智亭山和通往龙驹寨的道路做了必要的布置，又查看了夺得的粮食、牲口和各种军需。因为清扫战场和搜山的工作仍在进行，暂时还没有人力分别往清风垭和白羊店运送。她吩咐都送进智亭山的山寨中，派一支部队看守。俘虏很多，有一部分已经被农民军杀死。她吩咐将余下的一部分也拘在山寨里边，等明天再作处理，不许继续乱杀。义军和百姓义勇阵亡了一部分，挂彩的也不少。高夫人也亲自去看看他们，嘱咐弟兄们对彩号好生照料，还亲自替几个人洗了伤，敷了药。尽管她十分忙碌，但是她仍然时时地想着慧梅。看看太阳落山了，暮色在背阴处浓了起来，到处是苍茫烟流，只有东边的高山头上还留着一片夕阳，西边的山头上却望不见太阳落在何处，只是有几缕晚霞很明，抹着晴空。高夫人实在疲惫，又挂念慧梅，勒马向营盘缓缓走去。离营盘没多远，听见背后有马蹄声飞奔而来，回头一看，便立马道上等候。来的是一员小将，因今天义军打了个大胜仗，十分高兴，离几丈远就孩子气地叫道：“夫人，我回来了。人马扎在那边山脚下，共割了二百首级。”高夫人淡淡一笑，说：“小鼐子，你补之大哥已经去了白羊店，那里情况很紧急，我们的战将只世耀还管用，你不要停，快率领你的人马去吧。割的首级，扔到山沟里。快去吧。”“是，遵命！”张鼐刚拨转马头，高夫人又叫道：“小鼐子，慢走。”张鼐见她的脸色不好，欲言又止，感到奇怪，忙问道：“夫人，什么事？”“慧梅中了毒箭，已经昏迷不醒，看样子活不到今夜三更。你们都是在我的身边长大的，情如兄妹，在战场上生死不离。你去看她一眼，也算是替她送行。不要叫醒她，免得她看见你心中难过。还有……”高夫人再也说不下去，对张鼐一挥手，跟着用袖子擦着眼泪。张鼐乍听说慧梅中毒箭快要死去，只觉脊背一凉，鼻子猛一酸，喉咙壅塞得不能透气。他随即跳下马，将丝缰绳扔给背后的一个亲兵，匆匆地跑进栅寨。慧梅的战马同许多马都拴在路旁。别的马都在吃草，只有慧梅的战马一动不动地立着。它望见张鼐走近，向他迎来，萧萧地叫了几声。平日这匹马的叫声十分雄壮，此刻它的叫声却好像十分悲哀。张鼐望望它，随便在它的脖子上摸了一下，擦着它的身子走了过去。由于男女有别，张鼐没有看慧梅大腿上的箭伤。慧珠告诉他，毒气已经离肚脐不远了。虽然他多希望同慧梅说句话，但是遵照高夫人的嘱咐，他不敢叫她，只是俯下身子端详慧梅的紧闭的眼睛。慧梅恰在这时醒来，慢慢睁开双眼，向他看了一阵，轻轻说：“宝剑！”慧珠赶快取下来挂在她头边松树上的青龙剑，跪下去，放在她的右手能摸到的地方。她动作迟钝地抓住宝剑，恨恨地叹息一声，递给张鼐，声音微弱地说：“你留下…杀敌！”张鼐明白了什么意思，接住宝剑放在她的头边，忍着眼泪说：“慧梅，这口宝剑我不要。你的伤会治好的。这是夫人心爱的一口宝剑，她特意赏给你的。你还要用它打仗的。”慧梅的脖颈僵硬，勉强摇摇头。她这时不仅浑身疼痛，四肢麻木瘫软，而且头晕眼花，视力模糊，连张鼐的脸孔也看不分明。她没有叫苦，从嘴角露出来一丝微笑，闭上眼睛，昏迷过去。张鼐以为她就要断气，硬咽叫道：“慧梅！慧梅！”慧梅又醒了。睁开眼睛，只看见身边有人，却比刚才更加模糊。张鼐又叫她。她想回答，但舌头僵硬。她的心中还有点儿明

白，想道：“我中毒这样厉害？就这样死去么？”忽然她想起来战场，想着高夫人还在战场上，不知敌人已经战败逃走，也忘记高夫人曾经来看过她的伤，心中一急，说出了一句话：“你快去杀敌，保护……夫人！” 她说完这句话又昏迷过去。张鼐望了望她，转过身，哽咽着走了。当他走过慧梅的战马时，那马依恋地向他追了几步，几乎把鞅子挣断。高夫人下了马，仍站在栅门外边。她告诉张鼐说，下午已经派两个人飞马去请老神仙，说不定会来得及，嘱张鼐安心打仗。张鼐跳上战马，离开高夫人。他不再像孩子一般流泪了，咬牙切齿地对自己说：“我要到白羊店杀败官军，杀死几百王八蛋替慧梅报仇！”高夫人望着他去远了，抬头望望天空，远处有一颗星星在蔚蓝的天空眨眼。她觉得熊耳山和老营似乎都在这一颗星星下边。她担心尚炯纵然在老营，赶到此地救慧梅也未必来得及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